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論戲劇衝突

第三輯之四

新文藝出版社

論 戲 劇 衝 突

高爾陀賓著 洛 思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

論 戲 劇 衝 突

原 著 者 高 爾 陀 賓
翻 譯 者 洛 思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光藝印刷廠印刷

精益裝訂所裝釘

*

書號 (491) [I I 77] 本書 21,000 字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1000 冊

定價 1,2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在И·В·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領袖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在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以及在代表大會的其他材料中，包含着解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與實踐諸項迫切問題的無窮盡的思想理論寶藏。

戲劇衝突問題就是這些特別重要的、尖銳的問題之一。蘇聯戲劇創作的成功，從而也是我們戲劇藝術的成功，就全靠如何正確而深刻地解決這一問題。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如果在培養蘇維埃人共產主義自覺方面，不做嚴肅的、巨大的工作，就不可能實現到共產主義去的過渡。這說明了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爲什麼給予了文學與藝術特殊重大意義的緣故。馬林科夫同志說：『在培養社會生活中新鮮的、光輝的東西和根除衰老的、垂死的東西的偉大門爭中，我們的文學和藝術工作者擔負着巨大的責任。』

爲了完成這些艱巨的責任起見，蘇聯戲劇創作非有大量『優秀的和各種各樣的』劇本不可。爲了達到這一點，就必須不僅指摘無衝突性『理論』，並且還須不讓它有可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滲透到戲劇創作的實踐中來。

無衝突性『理論』是有機地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藝術的社會作用的學說相敵對的。

我們的黨一向鼓勵了並支持了那些勇敢而令人信服地表現蘇聯社會生活的衝突，發掘蘇維埃人社會生活與私生活中的惡習和缺點的藝術家。И·В·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組織局會議上關於『竇莫夫卡』的演講中堅決地衛護一羣文學家，因爲『……他們有足夠的勇氣把一

-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譯本第七一頁。
- ② 竇莫夫卡是烏克蘭的一個農村，在這村子裏，富農指使匪徒把一個『真理報』通訊員殺死了。

斯大林同志認爲，傑米揚·別德內依把這作爲典型事件加以暴露，不能算是對蘇維埃政權的誹謗。

段活生生的生活抽出來，顯示給全國的人看」^①。斯大林同志評價A·別塞勉斯基的『射擊』和『我們生活的日子』，寫道：『……它們的感人之處是在於着重指出我們機關的缺點並且深信有改正這些缺點的可能。』^②

揭發我們紅軍個別的指揮員對軍事問題的因循保守和不學無術的劇本『前線』，是A·柯涅楚克在和希特勒侵略者戰鬥的艱苦時期中寫出的，立刻就被『真理報』發表了。

斯大林同志寫信給高爾基說：『我們沒有自我批評是不行的。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阿列克塞·瑪克西莫維奇。』^③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林科夫同志的總結報告和代表大會的一切文件，都貫徹着對於我們生活中所有的否定現象的批評，對於情況的清醒的科學的分析。在工作中看出否定現象、困難和缺點的本領，使我們的黨有可能在共產主義建設中達到空前未有的成功；這使我們改造大自然和社會的宏偉的、大膽的計劃能夠得到實現。

過去時代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遵循着不粉飾真實、揭露生活中的邪惡的法則，非常深刻地滲透到社會過程的客觀辯證法裏面去。因此，他們的藝術變成了生活

的教科書，認識生活並對之加以革命的變化的手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能夠更深刻地在本質的、特徵的現象中表現我們周圍的世界，因為它依賴於對發展過程的明晰的理解，這發展過程的推動力量就是內部的矛盾，新與舊的鬥爭。

我們的前進是在鬥爭中、在矛盾底發展中、在克服這些矛盾中、在揭露和消滅這些矛盾中進行的……。

我們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消亡着。但是消亡的東西，不願意簡單地死去，而要爲着自己的生存作鬥爭，堅持自己已經衰敗的事業。

我們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新東西在生長着。但是生長的東西，不是簡單地生長起來的，而是喧嚷着，叫喊着，爭取自己的生存權。

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鬥爭，垂死的東西和新生的東西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

① 「斯大林全集」，卷七，第二十頁。

② 「斯大林全集」，卷十二，第二〇〇頁。

③ 「斯大林全集」，卷十二，第一七三頁。

掩蓋衝突的庸俗『理論』的捍衛者們，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毫無任何共通之點。他們代替對立物鬥爭的客觀發展規律，暗中偷換了憑空捏造的無衝突性『規律』。他們和先鋒主義地對待科學規律，大自然規律，認為可以根據人的意志創造、制定並改變它們的那些人如出一轍。斯大林同志對於蘇聯若干經濟學家的唯心論錯誤的批評，顯然對於我們戲劇創作的理論與實踐有着直接的關係。衝突是戲劇作品的基礎，——這是一個客觀的藝術規律，無視這個規律，就會造成作為藝術一部門的戲劇創作的解體。

『作為生活底詩情因素的戲劇性，』別林斯基寫道，『包含在表現為熱情、激情的互相對立而敵對的各種思想底撞擊和碰撞（抵觸）裏面。』●傑出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這一卓拔的定義，有着不可超越的哲學美學的重要性。『作為生活底詩情因素的戲劇性』是戲劇的心臟、神經和血液，它包含在『撞擊和碰撞』裏面，或者像我們今天所說，包含在衝突裏面。

否認蘇聯社會生活中的衝突，就是事實上否認人的個性在社會主義下的發展，否認它的精神的豐富性，這是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誹謗。

『個人的真正精神的豐富性，』馬克思說，『完全依靠着他的社會關係的豐富性……』^③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諸生產力是和個人脫離的，雖然它們是個人所創造的，並且把個人統一在生產過程之中。人在那裏註定着要畸形地發展，因為『……在大工業和競爭中，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個人的片面性，都匯合在兩種最簡單的形式裏面——在私有制和勞動裏面』^④。

恩格斯強調指出，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生產品佔有的私有形式之間的矛盾，

① 『斯大林論批評與自我批評』，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至二一頁。

② 『別林斯基選集』（俄文本），卷三，第五六九頁。

③ 『馬恩全集』（俄文本），卷四，一九三七年版，第二七頁。

④ 同上書，第五六頁。

『……包含了一切胚胎狀態的現代的抵觸』^①。我們在古典戲劇創作中看到了它們的反映。杜勃羅留波夫寫道，在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中，

非常充分而凸出地顯示出我們時代的人還可以寄托心靈的兩種關係，是家庭關係和財產關係。因此，這是毫不奇怪的，主題和他的劇本的題目本身總是環繞着家庭、未婚夫、未婚妻、富裕和貧窮。

奧斯特羅夫斯基劇本中的戲劇抵觸和災禍總是由於兩派——老年人和年青人，富人和窮人，剛愎的人和柔順的人——發生撞擊的結果而產生的。^②

我們廢除剝削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這件事，爲人類個性的正常的、全面的發展創造了一切條件。

『……只有從社會主義起，』列寧教導我們，『才在社會生活與私生活的一切範圍上開始了迅速的、真正的、實在羣衆性的、先有大多數居民然後是全部居民參加在內的上昇的前進運動。』^③

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把人的精神的與生理的力量從對於由於社會不義而產生

的粗野而愚蠢的障礙的鬥爭中解放出來，人們最初開始把真正人性的目標放在自己前面。

在這階段上，出現了煥然一新的戲劇性，這是和個性的精神解放關聯着的。這種新的戲劇性的泉源，在於空前規模的創造工作，在於掙脫剝削和私有制桎梏的社會的突飛猛進的前進運動。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滿足勞動人民的利益，在我們身上喚醒着新的、更急的要求，同時為滿足這些要求開闢道路。

任務越嚴重，就越是有更多的困難需要克服，以便把任務解決。我們的成就越大，我們對於現有的缺點就越是不能容忍。社會發展的辯證法便是這樣，困難是隨着生長而發生的，但社會只把它能夠達到的目標放在自己前面。

在我們向共產主義躍進的途中，我們屢屢碰到困難和阻礙，因為舊事物是不肯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俄文本），一九五二年版，第二五四頁。

② 「杜勃羅留波夫選集」（俄文本），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八頁。

③ 「列寧全集」，卷二十五，第四四三頁。

輕易向新事物讓步的。

隨着社會主義與民主陣營的鞏固與擴大以及資本主義體系的削弱，構成我們時代的基本歷史性衝突的兩個世界間的鬥爭並不消滅，却更是加強起來。新戰爭的挑撥者們，在A·雅柯布遜的諷刺劇『豺狼』裏不得不看出自己的寫照來的美國獨佔資本的頭子們，以及他們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幫兇們，不僅在自己國內摧殘自由而已。他們並且企圖破壞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改造，派遣間諜和破壞分子混入蘇聯，在我們國內尋覓愛好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使之成爲他們的卑劣陰謀的執行者。蘇維埃人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建設着社會主義大廈的。

對蘇維埃人的要求提高着，蘇聯社會對於否定現象的不可容忍性增長着。在今天，當蘇聯人民進入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的時候，當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殘餘被肅清了的的時候，對於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的鬥爭就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近來在蘇聯報紙上，非常尖銳地提出了蘇維埃人的道德倫理的面貌的問題。違反社會德行和道德的過錯，從前在任何一个資本主義國家裏都不

以爲奇，今天更是被讚揚爲無上的美德，可是在蘇聯社會裏，在任何一個個別場合，都遭受到猛烈的反擊。虛偽的人在我們蘇聯社會中感到非常難堪，因爲他們必須特別巧妙地隱蔽着，變化着。

另一方面，要求不斷地增長着，關於『正面英雄』，關於肯定現象的概念擴大着。肯定的事物，如果僵化了，凍結在一個地方，就變成落後的東西，開始阻礙前進。它變成否定的東西，於是人們開始對它展開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無衝突性『理論』的擁護者們曾經企圖使這一類衝突的尖銳性鈍化。而事實上，這先進的與落後的事物之間的鬥爭正是人們中間尖銳而緊張的衝突的原因，這衝突是由他們用這些或那些形式，自覺或不自覺地捍衛着什麼東西來決定的。

蘇聯戲劇創作積聚了真實描寫蘇維埃人社會生活與私生活的巨大經驗。黨中央關於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歷史性決議，幫助我們戲劇作家們表現現代蘇聯社會生活中的新的衝突。在蘇聯作家的優秀作品中，成功地描寫了對待勞動，對待國家責任的先進的與落後的態度之間的撞擊。對待先進事物的態度是一塊試金石，可以用來測驗蘇維埃人的道德政治品質，他的性格的特性。我們的劇作家們描寫着這

樣的主題，成功地表現了蘇聯現實的顯著的特色，在為共產主義鬥爭的過程中出現在它裏面的新鮮事物。這樣的劇本有：A·蘇洛夫的『遠離斯大林格勒的地方』、『綠色的街』和『曙光照耀着莫斯科』，A·索福隆諾夫的『在一個城裏』和『莫斯科性格』，A·柯涅楚克的『馬卡爾·杜勃拉瓦』，H·維爾塔的『我們急需的麵包』。

可是不難看出，近年來一些描寫現代蘇維埃主題的劇本中的衝突，有着千篇一律的毛病。事實上，觀眾只要聽了第一句台辭，讀者只要看一下登場人物表，立刻就可以知道誰是生產革新者，誰是保守派，不管對象是廠長還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集體農莊主席還是曾為前線戰士的集體農莊莊員。如果照現代的劇本和演出推斷起來，那麼，妨礙積極建設共產主義的就只有若干落後的領導幹部而已。彷彿我們的整個生活只能歸結於這一類的抵觸，彷彿用自己的武器為反對社會生活與私生活中的虛偽和腐朽而戰鬥並以優秀的榜樣在蘇維埃人性格中培養共產主義的特徵的蘇聯藝術家再沒有任何別的抵觸可以加以密切的注意了。

有着多少尖銳而急迫的主題，有着多少先進的蘇維埃人和我們社會的異己分

子、和私有心理與道德的殘餘、和惡勢力等等的衝突，直到現在還沒有在舞台的腳燈前面出現呵！對粗枝大葉作風的人、壓制批評的人、喜歡『安插親屬』的人以及現在還可以碰到的二流子們的鬥爭——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若干生活衝突，直到現在還沒有被劇作家們注意到。

無衝突性『理論』，在『戲劇』雜誌上齊姆良斯克水電樞紐站工程管理處副總工程師C·波拉克同志的一篇文章●裏找到了支持。波拉克同志報導了許多有趣的生活事實，很正確地責備劇作家們不能夠深刻地反映蘇聯現實。可是，他僅僅在技術的與組織的困難中看到現代衝突的『核心』，並且認為反面人物不是典型的。

B·И·列寧反對無謂的忙於開會，引證了馬雅柯夫斯基的詩『開會迷』。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在和資本主義秩序作鬥爭中，作為鮮明的帶揭露性的文獻，廣泛地引用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們的作品，這些作家由於勇敢地深入生活，幫助我們洞見舊世界的毒瘡。我們遵循着偉大的傳統，必須努力使我們的劇作家和演劇

●參閱『戲劇』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一期，『一個建築師的話』。

工作者們在描寫現代蘇維埃主題的劇本和演出中也有這樣的功績。劇作家必須善於發現新的現象，發掘新的、壞的或好的傾向，引起人們注意它，通過演劇把輿論集中在它周圍，這樣就幫助黨進行了建設共產主義。

蘇維埃人的多方面的、鮮明的、充滿着事件的生活，個性的精神豐富性及其興趣的成長，說明了生活中的衝突的多樣性，而這些衝突是應該在戲劇創作中得到反映的。從這一角度上看來，洛米哲同志在發表於『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五期的一篇論文『爲在文學中真實反映生活衝突而鬥爭』裏所說的主張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他說：『……鬥爭發生在先進的人和我們社會的異己分子之間，而不是像發明臭名昭彰的「無衝突性」理論的可憐的批評家們所企圖證明的，發生在「好的與更好的」人之間。』●問題在於：這裏完全把黑白混淆起來了。因爲否定事物的體現者不僅限於和我們蘇聯社會背道而馳的虛偽的和有害的人而已。A·蘇洛夫的劇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裏的黨組長庫列聘對卡碧特麗娜·尙且娃說道：

我們要戰鬥下去的，卡碧特麗娜·安特烈夫娜。不過這將是一種特殊的戰鬥。我將爲您戰鬥，您——反對我。

蘇洛夫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黨的工作的特殊性，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教育那些還帶有資本主義的殘餘、落後的特徵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蘇聯輿論的特殊性。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殘餘還很富有生命力，如果設想只有虛偽的人才集中了這些殘餘，此外在任何人的身上都再也找不到，這想法是錯誤的。我想，如果在這問題上同意洛米哲同志的說法，那麼，無衝突性『理論』只是受到一下微傷而已。因為在這場合，先進的人與完全和我們蘇聯社會不是背道而馳、但却有着和共產主義標準不相容的個別特徵的人之間的衝突，就會從蘇聯劇作家們的視野中消失。我們上面講到的戰後蘇聯戲劇創作的經驗，不能不拿來引為警惕。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現實主義藝術中的典型性的學說，和把多樣性的生活衝突填塞在公式中的傾向是不相容的。在典型的戲劇衝突中，描寫的是多種多樣的社會活動範圍中的矛盾，克服了這些矛盾，社會就會向前發展。當然，對虛偽的異己的分子進行鬥爭是蘇聯戲劇創作的最重要的任務，因為沒有這鬥爭，社會主義下